

## 阿生伯公个農藥店

阿生伯公係莊頭頂盡有名望个人，開一間農藥店。這間開欸四十零年个店，珍等今這下个人，較重視環保養生个議題，店頭肚，無擺幾多罐農藥，一張大古董桌，一個日本時代到如今个大算盤，一罐特大罐个墨汁，烏到金金个墨盤，脣口還有一疊大細張寫過字个紙，一束長長短短个毛筆，有个還白白新新，有个凸凸了還留等。店門口，一張四角桌，三張長凳板，五六張圓楯頭仔，對門樺來看，兩三十年免毋忒，對照該臺裁在壁角个三十寸數位電視，有一種時空無鬥著个感覺。

阿生伯公人生著烏刻又大將，一雙看穿世間人事个目珠，額頭頂時時都架等个老花目鏡，一手會飛个毛筆字，還有筆尖會掃死人个好文采。講著會掃死人，係該兜對伯公毋認同个人傳个。莊項大細項事个調解書，全係伯公包辦，正派个人看佢，大家人說到壁證，講佢急公好義毋驚得失人。毋過係堵著壞心事个人，阿生伯公屋下三代人都會分該兜人扁淨淨。阿生伯婆在屋下敬奉恩主爺，有人講，阿生伯公係恩主爺尋來治化該兜壞底个人个。好好壞壞，阿生伯公一開嘴，大家都毋敢釐凜，故所，這間農藥店，除忒係老人家閒談个所在，也係莊項精神个所在。

落大雨个朝晨，阿生伯婆拿枋仔角戶檻，驚怕溝仔水瀉毋俐上水。運林伯公著等水衣靴筒，涉啊涉仔，沾等水行過來。

「運林哥，雨踮大，一大早愛去哪仔！」

運林伯公頓恬腳：「佢去遠田坵水轉來吔，細人仔毋知麼个，一大槓个田，像魚塘樣仔，田脣都看毋著，佢去刺水畀走，毋過，大河壩黃泥空空滾，茫山下怕落無細雨哦。」

「你恁老吔毋使操煩恁多了！若阿平都四五十歲，愛分佢拔權了，哪分日佢等兩腳一伸，大細正曉得自家主意」阿生伯婆緊掃水緊講。

「佢乜想正得，阿斗愛扶得起！佢該隻毋做人个猴仔，落大雨堵好睡定定，到這下較怕還言玩床哦！」

阿生伯公言看著人先出聲：「運林哥，你好偷暢了，俚仔甘願歸來同你搵手耕田，你看，莊項有幾多隻後生仔肯歸來？」

「你食朝了無，來共下食！」

運林伯公手緊攞緊行：「毋使！佢歸來去黃糖攪飯，儘採囡囡啊，儘採飽，又退火！」

「等佢餵過雞仔，正來同你等打嘴鼓！」

阿生伯公掀開電視，打早看播新聞係佢養成个日常事，佢恹著過晝一息仔，該兜老貨仔摸閒了，歸間屋个人，淨等佢講新聞分大家聽。雖然這下个資訊恁發達，毋過這兜儕毋係大字母識幾多隻，係無就係受日本教育个，華語文對這兜歇在深林壁角个老人家來講，就像鴨仔聽雷，好得，今這下有客家話个電視臺，大家就聽得識，淨淨有兜忒深文个字眼，還係愛講分大家知。

「阿生，今晡日有麼个大事無？」。

歇山下个阿六伯公每朝晨都第一個報到。阿六伯公係一個外省客，早年趁政府開路，歇在莊尾个道班房，退休後買一過田在山下，無討姐仔，收養一隻細妹仔，妹仔還算有孝，就係妹仔嫁人無歇共下。一個八十零歲个老人家自家掌一間屋，阿生伯公喊佢逐日都愛出來坐寮，一來大家相識了幾下十年，感情在在，二來驚佢一個人有麼个毋堵好無人知，聽著厥聲，心就寬一半了。

「新聞講，這兩日有風搓，天時無穩定。你看今晡朝晨个大雨，落到還醜注，大河壩个水聲認真聽都聽仔著！」阿生伯公兜一張竹椅仔分阿六伯公坐，嘴項回講。

「係呀！屋簷皮都會畀涿穿了，該啞嫲屋下毋知有仰仔無？有喊人去遶遶仔無？」阿六伯公怙等杖仔，定定坐下來。

「有，打早喊阿輝牯去看過吔！河壩水還言上刷，係大雨再毋怙，正喊人去帶佢入莊來」

「菊子，斟杯茶分阿六哥食。」

聽著阿生伯公个使喚，阿生伯婆先掙一大茶罐个茶出來，再入去灶下兜一面盆个杯仔行出來接嘴講：

「河壩水恁大聲，佢又聽毋著，還得人愁哦！頭到喚細人仔順續帶出來，阿輝講該啞嫲叔婆，比手畫腳佢看毋識，喊佢上車又無愛，佢就一個人歸來了」。

啞嫲叔婆有三個俵仔，大俵仔同細隻个俵仔，早早就去外背食頭路，罕得歸來，自上擺看著，怕又經過年過咗！本旦二俵仔同佢共下歇，毋過在幾下年前，因為「發死」<sup>1</sup>發作無人發現嘎恁仔就過身忒了，其他個兄弟歸來後事辦辦啊就走咗，無交代厥姆愛麼人照顧。好得莊頭莊尾大家都恁相惜，時時會搵看厥安全。就像上擺八八風搓該下，河壩水沖過石礮，啞嫲叔婆个屋仔嘎變水路，泥漿滾滾个河壩水，像愛食忒人樣仔，堵好遶田坵水个阿坤伯看著這光景毋著相，遽遽報案喊消防隊來救，該時節大家掌在學校个操場等直升機救佢過來，啞嫲叔婆一看著莊項人，一下仔圓身就軟下去，在阿生伯公屋下眠了兩日正恢復精神，該兩日，大家出錢出力，尋著一間鐵皮屋愛畀暫時歇，毋過，啞嫲叔婆又係比手畫腳一陣，又歸到厥河壩脣个老屋，無人知佢想麼个，恁麼个。

雨還係無愛恬个樣式。頭前來个係阿成叔公，著水衣又擎遮仔，外勞搵等來。

「阿生嫂，佢來食茶了，雨恁大，一個人在屋下，眠到無結無煞，想講來這聽大家畫虎騰，時間過較遽。」

外勞對大茶罐斟一杯燒茶，歎歎啊堵分阿成叔公，翻身又走歸去厥屋下，這隻外勞，真係難得，本來請來照顧腰骨退化行毋贏个阿成叔婆个，無想著，來無幾隻月，阿成叔公又橫著，續下來个這大半年，一個人照顧兩個行動無方便个老人家，無呻半句，看著麼人都笑咪咪仔。莊項个老人家都喊佢阿妹，係最有人緣个外勞。莊頭个阿秋姨婆，阿春舅公，阿昌叔公，莊尾个阿連丈公，荊頭輝叔公，無一百戶人家个細莊頭，外勞一兩十隻，比學校个小學生還較多，講這莊頭係老人村，外勞村，怕係無人敢講毋係。

阿興哥騎等引擎載等姐仔頓恬在店門口對等屋肚个老人家打招呼，阿生伯公喊佢兩伙計入來坐。厥姐仔緊拍厥肩頭講：「落雨天毋使做事，想愛出莊去浪浪啊，有麼个東西愛搭佢等買無？」這莊項無醫生，無便藥店，老人家身項有大大細細个病痛，有時節衛生所會有醫生來同老人家看病拿藥仔，其他个時節大家都買便藥食，好得，還無人食便藥仔食出問題。阿生伯婆聽著有人愛出莊，電話拿著就莊頭打到莊尾，有个愛胃散，有个愛感冒藥，有个愛膏藥，有个愛目藥水。阿興哥兩公婆，係莊項伸著个幾下个後生仔之一。阿興哥在電信局食頭路，厥姐仔係臺北人，正嫁來个時節，一句客話都毋曉講，今這下同人吵事都毋會打結。莊項盡多个事情好得有佢擎頭，就像佢集合該兜後生仔，

每隻月个最尾个禮拜日當晝，在社區活動中心舉辦老人共餐，佢等帶等外勞共下煮分莊項个老人家食。平常時自家食飯个老人家，一到該晝日，大家共下打鬥敘，肚屎个飽足當毋過心頭个滿足，這係莊項最靚个一幅風景。

雨落無停，農藥店緊來緊多人，自家行過來个，騎自行車來个，外勞撻來个，一儕一儕坐正正，看等壁角个電視。村長伯一到店門就手指緊點：「秋颱蓋得人驚哦！佢等莊項在山岸下，毋驚風淨驚雨，大雨係落無停，麻煩大家係聽著佢廣播，就去活動中心集合，該片地勢較高較安全，阿生伯，另正拜託你同大家講！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你去無閒，佢會同無聽著个人講！」阿生伯公也坐兼來看電視。大家開始你一句佢一句，話題緊開緊闊。電力公司退休个阿春舅公，講著政府个能源政策騰火砰著：「佢頭擺跋電火柱楯，像蹶樓棚樣仔，也無分人停電恁久，還有講開關抹毋著停電个，會噏死人哦！主要係臺灣發電个資源有限，毋用核電，靠火力、水力、風力發電絕對毋罣个，該頂項个人頭那膏著屎，毋知滅麼个！」

「你知釐啊！用核電，萬一有麼个毋堵好，遺害斯萬萬千哦！像日本个福島，今這下無人敢歇，臺灣恁細仔，愛屏到哪仔去，佢等三隻腳仔哪走得掣？」怙等杖仔个阿華叔公咄阿春舅公。全仔叔公也出聲：

「你恁驚死哦！歸屋仔十過儕，鬥起來千過歲，棺材都踏大半仔也，還恁想毋開，飯食仔落較羸，好愁毋愁，阿春也係，跋電火柱楯毋驚，驚一尾草擺蛇定定，政府決定个事情，有麼个好吵个，嘴忒閒，檳榔分你糜。」阿春舅公接過檳榔，蒂頭一嚙，就塞入嘴項。天頂个雲，看起來較開一息仔了。

賣菜个阿美个發財車，駛恬在店頭脣，廣播个放送機言擲恬，車仔脣愛買菜个人就圍煞煞了。該兜外勞同阿美仔講等無滑溜个客話出價，手項揀揀擇擇，主人家交待个買辦，總概愛在這臺車仔項款齊。阿美仔賣菜，順續同莊肚个人買日用品歸來，賺多賺少毋知，大家方便就係。總係有幾下儕，細人仔會對都市項買東西轉來，知講有較貴兜仔，毋過，油錢工錢也愛貼人啊！老人家自家行無路，愛仰仔計較？講起來，阿美仔也盡衰過，七後生八後生就無老公，帶兩個細人仔，還愛服侍公婆，人蓋進鑽，打早去載菜來賣，下晝頭去田坵做田，恁多年過，細人仔畜大食頭路了，還起一間新屋，家官家娘放心同田放分佢管作，兩儕做閒人一哪仔去遊覽，大家都蓋羨慕佢兩儕，也說阿美仔有孝又會凝家。阿美仔也盡感心莊肚个人長期同佢交官，佢屋下還有一臺轎車，莊項人有需要著，佢會駛車仔搵載，就像前兩日，老路个阿宏分蛇哥咬著，好得阿美仔載去醫院注



蛇清，人正無仰仔，就係恁仔，大家甘願錢畀賺也毋會試著打爽。十點邊，雨漸漸恬了，日頭絲也對雲縫仔洩出來了。客運个車枋車靠站，下車个係去俵仔該片歇了十過日个阿火叔公兩公婆。

「仰俵仔載出去，自家坐車仔歸來呢！」阿生伯婆問。阿火叔婆，一看著店肚歸間屋个熟事人，目汁在目框含等，嘴項緊講：「都市項分人踢等仔，歇毋慣，歇毋慣啦。」阿火叔婆个俵仔，從細就蓋會讀書，這下在學校教書，心白係佢學校个同事。十過年前，兩老還搵手渡孫仔，這擺俵仔歸來，無帶老人家心心念念个孫仔，兩老仔就跔俵仔去都市看孫仔。緊恁著去到該片，有人做得陪佢等，無想著日時頭，上班个上班，上課个上課，伸著兩老同佢等掌屋，街路又毋熟驚撞走，想去市場買自家中意食个東西又行無路，目望望等到佢等下班轉來，看電腦个看電腦，打手機仔个打手機仔，話也無聲你兩句。奈日歸家人睡到日頭晒屎舂，朝晨當晝共下食，細人仔又無好分人講，就恁仔，腳親像分人縲等，嘴又分人塞等，還係歸来自家个所在較自在。大家緊聽緊領頭：「係啊！遠上遠下，不如自家屋下」。正當晝，店肚一個個个人都歸去煮食了，伸著阿六伯公留下來食晝。

「阿生，佢想愛同所在賣賣啊歸去大陸，該片還有老弟老妹做得做伴，一个人流流漂漂仔一生人，落葉也愛歸根吔！」阿六伯公氣渺渺仔講。

「恁多年了，打幫大家搵手看頭看尾，佢一個外省仔，無人準佢係外人，頭幾年身體還健該下，就識想過歸大陸該片，毋過在臺灣生活了一甲年了，心肝頭捨毋得，昨暗晡落大雨，雨緊落心肝緊痛腸，孤孤栖栖个日仔佢也盡驚，頭到聽著阿火頭講，遠上遠下，不如自家屋下，佢屋下係在哪位？」看著阿六伯公目汁闌干，阿生伯公兩公婆一句話都講毋出，這分人樂天知命印象个老大哥，心項有恁苦腸个體會，從來毋識聽佢講過。過欸蓋久，阿生伯婆正敢細聲問。

「愛佢打電話分若妹仔，歸來遠遠仔無？恁大个事情，愛同若妹仔參詳較妥當！」

噉到緊抽骸个阿六伯公續等講：「愛感謝你兩公婆尋一隻妹仔分佢，這隻妹仔本旦就拈來个，佢這下有自家个家庭，佢毋想勞攪佢，係有一日仔歸山，佢也想愛離自家个親人較近兜仔，還生做毋得歇共下，死了也愛團圓！」話緒講到這，阿生伯公佇毋著也跔等流目汁。

「阿六哥，人講歇久他鄉變故鄉，莫想恁多。大家共下係緣份，該當時佢跌到炭底，好得你擲佢上來，這個恩情佢毋會添放忒，在這仔，佢就係若親人啊！」

一陣秋風吹過，天頂个烏雲又遮著日頭了。辦桌个阿細叔公，喊厥俾仔攞來大封同雜菜。大封堵好係阿六伯公最好个，阿生伯婆斟一杯高粱，喊佢定定仔食。阿生伯公恤著：「過幾日就係阿六哥八十八歲个生日，喊該兜隔壁鄰舍來鬧熱一下，喚厥妹仔也帶老公大細共下歸來，毋知阿六哥心會過開無？」

大雨又開始落下來也，一陣斜風斜雨，潑到坐在門口等車仔个阿不拉緊跳緊撥。阿生伯公喊佢入來等，車仔一點鐘一枋，無恁遽。阿不拉係學老人，人生著媿媿，一面个衰相，無人知佢對哪隻地方來，有一年个過年，佢著一領濟公个袈裟，手拿一柁青樹柁，掛兩隻鈴鈴仔準搖錢樹，就挨家挨戶去說好話討紅包。新年新頭，大家加減會分一息紅分佢，自該年開始，過年過節都會看著佢，有時佢也會做乩身同人問事，細人仔看著佢都會閃到遠遠毋敢行兼。車仔來了，阿不拉上車了，佢毋記得厥該支壞遮仔，阿生伯婆同佢放到壁側角，下二擺看著愛還佢。

店仔對面个傳仔伯婆又在該喫雞腳了，八十零歲个老婦人家，面皮還盡幼，無麼个打摺。總係，牙齒早就啟淨淨，伸著牙研肉，還會食檳榔、喫雞腳。佢三兩日就喊阿美仔拿一包雞腳歸來滷，大家都傳講食雞腳皮膚會靚膩膩。伯公下个阿珍嫵學佢食雞腳，嘴脣嚙到大嫵空，大家嗆佢東施效顰，一個八十零歲，一個十八歲，佢謹到會死。上課等車仔，講麼个就毋肯在農藥店頭前个車牌等，有一擺司機無看著佢在等車仔就咻啊過，阿珍嫵去學校赴毋掣，急到緊蹬腳，阿生伯公毋盼得細人仔分人罵，喚厥俾仔阿輝牯騎引擎載佢去逐車仔，自該擺開始，佢就毋敢離開車牌忒遠等車仔了。

雨時大時細，阿六伯公起身講愛歸山下了，行到門口佢擔頭看，雲薄薄仔也，臨暗个夕照，影著天頂出現雙彩虹。阿生伯公跔等佢目聚聚仔也看向天頂，心項道嘆：「頭擺有牛郎織女相會，假使這彎彎个七彩天弓係有心思毋知有幾好，阿六哥就做得同佢日夜思念个親人見面也！」交代阿輝牯送阿六伯歸去，阿六伯公怙等杖仔一步一步行，阿輝牯躡手躡腳跔在後背，麼人講，佢兜毋係適適个親人呢？就像莊頭恁多老人家，大細無在身邊，隔壁鄰舍儕儕就係親人，無論係老人村，外勞村，阿生伯公个農藥店，係大家聚總个所在，也係大家團圓个所在……

## 作者註

1. 發死：bod` xi`；癲癩。



### 作者感言

#### 徐秀英

第一次嘗試寫短篇小說，故事架構在心底盤桓了好久，那孕育我的那片山林，裡面住著我久久才見面的親朋好友及左鄰右舍。山水的容顏，早已經不起一次次風雨的摧殘，曾幾何時，農藥店裡的青壯農夫，都已是髮鬢班白，一甲子的青春歲月，在店亭下的板凳間流竄，留下人親土親的美麗印記。感謝我的故鄉，感謝讓我快樂成長的農藥店。